

风雅之冬

黄元英

熬过冬天便是春。熬冬，也可以是很风雅的。

冬天最冷时称作数九寒天。在数字中，唯有“九”是个时令名词，从冬至起每九天为一个“九”，直至九九，九尽寒尽。进九后，天气日渐寒冷，生活多有不便，寂寥难熬，我们睿智的先人就创设了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数九”“画九”“写九”等等。

“数九”即民间流传的《数九歌》。各地气候有差异，《数九歌》也大同小异。商洛流传的《数九歌》是这样的：“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河边看杨柳，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数九歌》的流传，普及了特殊季节的气象知识，记录着寒冬渐退的节奏和春天到来的步伐。

“画九”就是画《九九消寒图》，那是才女佳人的冬日风雅。此俗可追溯到元代。“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如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这是元代杨允孚《深京杂咏》诗中所述，作者在诗后写了一段说明文字，大意是：冬至日在窗户贴一枝梅花，佳人晓妆，每天用胭脂涂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作杏花，大地回暖。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也有记载：到了冬至，画素梅一枝，八十一朵花，每天染一瓣，染尽花瓣，就出九迎春了。当时还有人刻印《九九消寒图》在帝京街市售卖，并附以北方流传的《九九歌》：“一九二九，相映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簌簌。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

五九四十五，家家堆盐虎。六九五十四，口中呵暖气。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单。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蛇蚤出。”诗中提到的“簌簌”是一种管乐器，在此形容风很大。“盐虎”指的是雪，“呵”指哈热气的动作，这首《九九歌》形象地反映了下层人冬季生活的艰难。有条件的人才有画梅消寒的闲情逸致，他们的风雅为萧瑟之冬增添了诗意。梅花在窗纸上或画布上次第“绽放”，恰如春天走进人间的节奏，《九九消寒图》使满屋盈春之时，正是山川田野春回大地之日。

“写九”是传统文人风雅过冬的习俗，是用毛笔写“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汉字。这九个汉字都是

九笔，对应着九九的时间。自冬至日起，每天填写一笔，九九八十一笔写完，正是人间好春光。更为绝妙的是，不同天气别以不同色笔：晴为红，阴为蓝，雨为绿，风为黄，雪为白。还有一种形式是在每字旁画九个小圈，将天气标在不同位置，标记的方法是：上点天阴下点晴，左风雨雪中心。点尽圈中墨黑黑，便知郊外草青青。

“画九”“写九”是才子佳人的风雅，也是富有诗意的风俗。他们就那样，将苦熬寒冬、翘首望春的枯燥时光，转化为每日一笔书画的诗意浪漫。在萧瑟枯寂的冬季，竟能如此科学而风雅地消遣着。正是这种诗意浓郁的过冬风俗，陪伴着人们与冬雪共风雅，与时光共从容。

饱含深情书写秦岭

读诗人薛保勤的《我是终南》

季风

诗人薛保勤，虽年近七旬，但身轻体健、耳聪目亮，依然有和年轻人比肩的轻松状态。他谈自己的写作过程，往往是思维在现实触发后有写作冲动，待写出后，让朋友听读，再反复修改，才敢拿出来发表。

薛保勤的名气很大。2011年在西安举办第11届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其诗作《送你一个长安》被选作主题歌的歌词，大众评价唱出了全民的幸福感和西安人的自豪感。歌者传唱，永葆了另一种生命力。

我读了诗人五六十首诗，在诗集《青春的备忘》里，诗人让自己的艺术回望，一下进入了深沉的思考，站在两段历史比较的高度上，评价那代青年人的苦涩和精神追求。此诗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配乐诗朗诵后，引起强烈的共鸣。诗人在不断反思，当下的物质生活，达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丰裕程度，但我们精神追求似乎缺少了。他认为那种精神贫困，会摧垮一个人的“脊梁”，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他决心把对以前苦难、追寻及灵魂思考交付给社会，希望给予大众一种启示。

陕北人个性炽烈，有极强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加上他近五十年的职业操守和丰厚阅历，使他最能为文化代言。诗人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历了一些磨难，参与社会变革，也推动了时代巨变。诗人把对国家、民族的赤子情怀，用真挚感情注入诗体，一则抒发情绪，二则言志。诗志，是他正大刚直的精神，也是个性所至。

所以说，读薛保勤的诗，最要紧的是读他的见识。

二

《我是终南》是诗人新发表的诗作。古长安生活过的诗人杜甫、李白、王维等，经常书写终南。在当下，这座现代都市里生活了不少作家、诗人，也喜欢书写终南。诗人此篇新作，正是又一次为秦岭而写。

开篇“秦岭太白至蓝田段，莽莽苍苍四百里，又称终南山，是大秦岭极为神秘的一段，风光文采、风流韵致……终南捷径、寿比南山、老子悟道、张载立心……人文荟萃、风云际会。”诗歌从自然造化开始，引出“共工触山，女娲补天”，从此在中华大地上隆起一段“挺拔、巍峨、奔腾、辽远”的神奇山岭，也是“神州一横”的南北分界。从诗中，我读出他对“秦岭于中华文明意义”的理解。秦岭见证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历史先民，包括南北文明最终殊途同归，也为华夏民族注入了浪漫、激情和活力。

读着诗作，我眼前浮现出贾岛式的诗人形象：面目清癯，闪亮瞳仁里透着豁达喜悦。城市浮华流光的时尚对诗人毫无吸引，他的思维勾连历史时空，扎进了现实的神经，并在痛感中引发思考。

薛保勤直抒胸臆写秦岭，也在写尘世中的芸芸众生。读他以前的诗作《陕北·歌》，理解到诗人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和对勤劳朴实的人民热爱。诗作《骊山》中，勾勒出“一座揣着女人的故事，驮着妖艳的山”的造化写意。在《问天》中，他对“守望虚幻的辉煌，见证华夏的威严”，走出历史尘封的那支骁勇的地下秦兵作伟大的想象。诗人还写别的，譬如鸟、人、马、虎等，他对笔下的这些生灵，皆选择了内心的天问，付之以深沉的感情。文学评论家雷达生前曾评价说：“从薛保勤的诗歌中，欣喜地发现了新中国诗歌十七年的继承与创新。”但诗人认为在过度褒奖自己，他觉得自己写的诗歌是“发自内心的深处的灵魂吟唱和真情流露”。

三

诗人的所触所见，长期在内心积淀、发酵，在某个时间、事件上瞬间激发后，才以灵性翅膀扇动着某个历史节点复活，语言有张力，也有松爽感。他的诗歌带有天然节奏，也形成了诗歌的音乐美，被歌者咏唱。

我一直在捕捉诗人的敏锐。在他的《风从千年来》诗集里，“山高水长”辑收了一首《追风》，我想诗人笔下所追的风到底是什么，是灵动思维本身，还是寄托某处的感知。结论是他写的不是大自然空气流动、砂石走动摩擦的响声。当然，诗人的某些叙事还是有个别犹豫、纠结的和紧张、复杂生活剥离不清，但我依然觉察到诗人在努力改变自己的风格。所谓的改变，就是在诗意盎然地方，他以前习惯先压一压，就像唱秦腔时收腹提气，徐徐薄发。现在叙述彻底放松，少了拘谨，才情在自由诗度空间散发，不受任何限制。

诗歌最能彰显一个人的个性和才华，只有君子般的人格和率性超脱，才能写出灿烂金句。薛保勤的特点是沉稳、端庄，有坚守的信仰立场，这也是他作为君子的精神写照。

落叶修书（外一首）

梁生宜

你不愿来我的城市
你说落叶归根

我缓慢如一只蜗牛
爬过很多地方
留下深浅不一的湿
最后在戴云山下的江边
停下
江景很美

今年秋天
落了好多叶子
像大大小小的落日
被切割成不同形状

你应该能看到
正如你抬头
我们能看到同样的星空

这声音，恰似旧日的流水
祖母在灶房做饭

低声哼唱着碗碗腔《尹灵芝》
我在葡萄架下
揪着问号一样卷曲的茎蔓
摇头晃脑

岁月淹没
先是淹没了祖母的腿，然后
是腰、脖子，直至头顶
收割麦子般 她的一生就
这样结束了
仿佛留下什么
又好像从没有来过

椰子一敲
已是祖母过世的情景
我扶棺送行
村里几个老人目送
留守的老人越来越少
将来 不知又有哪一双浑
浊的眼睛
看着他们远去

商洛山

(总第2526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

薛老汉的烦心事

薛海霞

清晨的阳光扫过金色的田野，倏地一下跳到薛老汉场院下那一垄红红的朝天椒上，一簇簇的小尖椒挂在枝头，你拥我挤的热闹极了。

“这茬一摘一卖，就快一千五了！”薛老汉和老伴拿着笼子和篮子，笑呵呵地向辣椒地走去。

薛老汉和老伴年近古稀，一辈子勤劳的他们闲不下来。家中有一儿两女，大女儿嫁在了同村，家底薄，生活过得拮据，老两口一天为此操碎了心。儿子和小女儿虽说离得不是很远，但一年回去的次数却是有限。时常能见的操心，长时间不得见的冷了热了，娃上学放假，流感又来了，让老两口更操心。但最近这几年，让薛老汉操碎心的却是为他和老伴的身后事——给他们“修房子”。

薛老汉和老伴年龄大了，年龄一大人就不由得想得得多。想着只有一个儿子，为了后面不紧张、少花钱，薛老汉就想趁他们还能帮点忙，把身后的事情弄好。为此，他跟儿子商量过几次，但每次儿子都是一句“你甭管”就拒绝了话题。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看着同村比他们年龄还小的人都在为自己身后“修房盖屋”，薛老汉就更不安了，又试着和儿子说了一次，可儿子还是那句“你甭管”。薛老汉觉得自己和儿子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每次说啥儿子都是“你甭管”，连白多余的话都没有。薛老汉想着自己找匠人把这些活干了算了，但又怕儿子多心，儿子的一句“你甭管”让薛老汉想管也不能管了。

人一上年纪，年轻时的一口好牙

就一去不复返。薛老汉身体还算硬朗，但嘴里上下两排牙齿也快掉光了，吃饭成了问题。这事老伴也给儿子说了几次，但每次儿子都是一句“啥时到县上来给镶牙！”同村的孟老汉在家门口来的牙医那儿花了三百块镶了满嘴牙。孟老汉一见薛老汉因缺牙而凹进去的嘴，就调侃他：“老家伙把钱看得真呀！”孟老汉哪里知道，薛老汉看到门口来的牙医那黑乎乎的手在自己嘴里掏来掏去，掏了这个接着又掏那个，就一阵阵反胃，不管钱多钱少他都不会在家门口镶牙的。小女儿先跟父亲亲说过，让她到那那里住几天把牙收拾一下，薛老汉想着小女儿在另一个城市，来回也不方便。他想让儿子带他去县上，看完牙当天还能回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年龄越大就越不想在外面住，但儿子的啥时啥时，到底也不知道是个啥时！

小女儿带着外孙回家了，孩子不懂事，看姥爷吃东西，就指着姥爷的嘴嚷嚷：“爷爷在田鼠磨牙了，爷爷在田鼠磨牙了！”看得小女儿一阵心酸。返回时，小女儿坚持要带老父亲看牙，老人犟不过女儿，加之吃东西已经受到严重影响，薛老汉就答应到小女儿家住几天。

半个月后，薛老汉戴着一口白生生、齐整整的牙回了村里，见人就笑，人也精神了不少。一天，路上偶遇孟老汉，离得老远，薛老汉就笑了起来，露出一口好牙齿。走近看到孟老汉没戴牙凹进去的嘴，薛老汉得意地说：“老家伙看我这牙咋样？花了四千多块！”女儿叫到城里医院给弄

的。”孟老汉在镶牙人还没走出村，嘴里就开始发炎疼痛起来，现在牙也是戴一天停几天。看着孟老汉那露风的嘴，薛老汉故意从兜里掏出几颗葵花籽磕了起来，想起孟老汉平常那张说话不饶人的臭嘴，薛老汉这几颗瓜子磕得开心极了。

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忙碌的日子，总在有平淡生活中打捞起来的些许闲愁。薛老汉没舒心几天，就又来了一件烦心事。薛老汉院子下的一大块平整的田地，其中就包括薛老汉家栽种辣椒的六分地，土质肥沃，种的瓜果蔬菜只用拿上地畔，就到了院子里。稍远一点的地也都无偿让有劳力的邻家种了，就是因这块地便利，成了薛老汉和老伴的“心头肉”。

前两年，村里兴起种植朝天椒。薛老汉和老伴对啥事不跟风，但看着周围人笑呵呵地摘辣子，乐呵呵地数票子，薛老汉就和老伴一商量，决定也跟着“时尚”一回。去年，他们在院子下的地里栽上了辣子苗，苗子由辣椒种植大户给无偿提供，成熟后收购商来村里的时间一定，左邻右舍相互一吆喝，大家就赶忙去地里采摘。不多大一会，收辣子的大汽车就开到了村口，大家你一袋子我一袋子地往车前搬，一会儿，就拿着一袋子回家了。

去年，薛老汉家种辣椒收入了两千多元。今年，最后一茬一卖也就赶上去年的收入了。辣椒种植既不劳累收入还好，薛老汉和老伴决定明年再种一年。谁知计划没有变化快，村里要发展韭菜规模化种植，要把周围的韭菜地连片成块，薛老汉家的那六

分地就在规划之内。开始，薛老汉是咋样都不同意将他们的“心头肉”流转出去的，村干部也上门做过几回思想工作。

正当薛老汉烦心时，孟老汉过来说：“听说退伍军人叫去登记填表，好像还有啥优惠政策！”听了孟老汉的话，薛老汉心里豁亮了起来。他是受过党恩的人，早年退伍后被组织安置进了化肥厂。家里五口人，除了自家地里产的食物外，其他的一切开销都靠薛老汉每个月不多的工资维持。就靠这，儿女们的学也上出来了，生活也越过越好了，甚至，现在薛老汉一个月还能拿国家好几千元的退休金。薛老汉心里一直感激着组织的好。想到这儿，薛老汉觉得组织有恩于他，他也不能在组织需要的时候拖后腿。

薛老汉拿出电话，用粗糙的手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声音洪亮：“我同意流转，这两天办手续。”刚挂电话，儿子的电话进来了——我叫人看了日子，下月初九动工，材料啥的我都弄好了，你甭管！”

挂了电话，薛老汉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格外闪亮。



百姓故事